

艾米·著

燕儿，我在心里这样叫你很久了，但一直都不敢当面这样叫，觉得自己不配，没资格。今天我终于有勇气叫出口了，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勇气。从今以后我都要这样叫你，永远这样叫你，一直到死。你像一个天使一样出现在我面前，你说服了我，让我相信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能让你幸福。现在你又用你的爱使另一个人的生命焕发光彩，你没有理由为此感到羞愧或内疚。你不属于地狱，你属于天堂，如果我和卓老师也有幸去那里，我们不会请求上帝把你锯成两半分给我们，我们会对上帝说：「请你照她的样子，再做很多很多如此可爱的女子，让天下更多男子都如我们一样幸福。」

# 至死不渝



# 至死不渝

艾米·著

 群言出版社  
Qinya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至死不渝/艾米著.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80080-907-1

I. 至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8144 号

# 至死不渝

---

责任编辑 陈丹丹
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
邮政编码 100006
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---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
封面设计 主 语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---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457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80080-907-1
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

[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]

石燕以前是非常崇尚一见钟情的，觉得只有一见钟情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，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最真实最准确的，像那种开始看起来很不顺眼，后来慢慢克服，慢慢习惯，最终才熬到可以忍受的地步的感情，根本不能算是爱，充其量也就是凑合而已。

一句话，真正的爱情不是“习惯”出来的，不是“培养”出来的，不是“忍耐”出来的，而是一见钟情的，是自动爆发的，是控都控制不住的。培养出来的爱情就不叫“爱情”了，最多只能叫“感情”或者“亲情”。

她这么迷信第一印象，也算是空穴来风，还是很有依据的。她读高中的时候，班上有个男同学叫黄海，长得那叫一个丑，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，大家背地里都叫他“钟楼怪人”。刚开始她看都不敢看他，一看就觉得心惊肉跳，完全不理解他的父母家人是怎么活下来的。

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胆子好像就慢慢大起来了，多少也敢看一两眼了。再后来发现黄海挺聪明的，不是一般的聪明，简直是聪明透顶，门门功课都很好，对人也挺好，她就不觉得他恐怖了，有时也敢跟他讨论一下学习上的问题了。

高考那年，黄海众望所归地考了全省第一，被名校 A 大录取了，临走之前特意上她家来告辞。她妈妈听说是考上了 A 大的那个男生要来，非常欢迎，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通，还请了假待在家里恭候名校生，不知道是为了暗中保护女儿，还是为了看看究竟什么样的珍禽异兽才能上 A 大。

结果黄海一登门，她妈妈差点吓出病来，看都不敢看他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别处。等黄海走了之后，她妈妈对她做了一个长篇大报告，警告她不准跟那个黄海谈恋爱。等她赌咒发誓地说明没跟黄海谈恋爱、也绝对不会跟黄海谈恋爱后，她妈妈舒了口气，但还是心有余悸地问：“怎么有这么……难看的人？你们平时……敢不敢跟他说话？”

“怎么不敢跟他说话？”

“他……爹妈也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听说他是出生的时候，被医生用什么钳子夹成这样的了……”

她妈妈愣了一阵，说：“怎么刚好把脸夹坏了？生孩子时用产钳的多得很，也没见过夹成……这样的，最多就是把脑袋夹尖了，智力受点影响……”

“那他还是幸运的，只把脸夹坏了，如果把脑袋夹坏了……他就考不上 A 大了……”

“夹成这样，就算考上 A 大了，又能……怎么样？一辈子……还不是……不幸福？”

石燕那时候完全不这样想，在她看来，只要能考上 A 大，就算丑得跟黄海一样，也是幸福的，而且她那时已不觉得黄海丑了。但她还是挺理解她妈妈，回想她自己第一次看到黄海时的感觉，应该不比她妈妈好多少，只不过在一起久了，就慢慢习惯了。

看来还是第一印象准确。

后来听说黄海在大学里找了个挺漂亮的女朋友，像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爱斯梅拉达一样漂亮，但大家都不相信，说 A 大这样的学校哪里会有漂亮女孩？就算有，



也轮不到他黄海，是不是因为黄海长得像“钟楼怪人”，人家才顺水推舟地说他女朋友像爱斯梅拉达？

但有年夏天，黄海把女朋友带回家乡来了，让大家狠狠开了一下眼界。虽然大家背地里都有点失望，觉得那女孩没爱斯梅拉达那么漂亮，但黄海这么丑，却找了一个不丑的女朋友，还是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。

再后来，那女孩众望所归地跟黄海吹了，听说就是那同一个暑假，那女孩也把黄海带回她家乡去了一趟，结果回到学校就坚决地跟黄海分了手。

黄海是石燕高中毕业后唯一一个经常保持联系的同学，大概她也是黄海高中毕业后唯一一个经常保持联系的同学，因为黄海好像把她当成了一个倾诉对象，差不多给她写了半年的长信，每封都是讲他跟那女孩的恋爱故事和他失恋之后的苦恼的。

石燕只想做个沉默的倾听者，而不想发表意见，因为她心里也觉得那女孩跟黄海在一起太亏了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；厌丑之心，大概也是人皆有之。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钟楼怪人对爱斯梅拉达那么好，最终不也没得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吗？反倒是那虚情假意的花花公子，骗到了爱斯梅拉达的爱情。可见男生如果想靠人品和才智打动女生，起码要在长相上过得去才行。如果长相太糟糕了，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别爱上那些漂亮女孩，不然的话，即使他过得了女孩那一关，也过不了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关。

她猜那女孩肯定是因为认识黄海久了，就慢慢看惯了他的样貌，于是他的才华和人品就占了上风，使那女孩爱上了他。他们虽然也到黄海的家乡来过，但黄海的老乡们都早已看惯了黄海的“钟楼怪人”像了，所以也没谁过分惊讶。但等到那女孩把黄海带回她自己的家乡之后，那里的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怪的人，而且又没机会见识他的聪明和善良，免不了就会大惊小怪，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那女孩的爱情就淹没在唾沫星子里了。

黄海那段时间简直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，说 he 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叫那个接生的医生索性一产钳把他夹死算了，要么，干脆不夹也行，就让他闷死在他妈妈的子宫里。

石燕吓得赶快安慰他，说：“你这么聪明，上的又是这么好的学校，怎么还说是最不幸的人呢？不知多少人都想跟你换个位置呢！”

黄海仍然很绝望：“谁想跟我换位置？你想跟我换位置吗？”

石燕还真有点想跟他换位置呢，但她不是想以物易物，彻底地跟黄海换位置，而是部分地换，有保留地换，不换相貌，也不换才智，因为她觉得她的才智也没低到哪里去，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她经常是跟黄海两人垄断全年级的前一二名的，但她就读的 C 省师院却比黄海的 A 大要差好几倍，所以她只想换个学校。

幸好现实生活中她不能跟黄海换位，如果真能换位的话，她还有点为难呢，因为她既想上黄海的 A 大，又不想跟黄海一样丑。

她会沦落到去 C 省师院念书，很多人都说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，她听了觉得挺冤枉的。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好像说的是那些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不好好用功，爱耍点小心眼，结果吃了亏的人。她根本不是这种情况，她学习一向很用功，从来不因为成绩好就骄傲自满，她在学习上也从不耍手腕。

她沦落到 C 省师院的原因，好像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讲清楚的。

她父母都是军工厂的工程师、技术员，是为人民海军造舰艇的。在那个“备战、

备荒、为人民”的年代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。大概是为了糊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，工厂特意搬到一个不靠海的地方，而且分成好几个分厂，分散藏在好几个山沟沟里，一个分厂只造舰艇的一部分，造好后再运到什么地方去组装起来，这样不仅能瞒过远在海外的美帝苏修，连我们内部隐藏的那些反革命分子也能瞒过去。

那些分厂都没名字，只有代号，可能美帝苏修的炸弹是认名字的，知道了工厂的名字，就知道往哪儿丢炸弹了。各个分厂的代号也编得很隐晦，不用文字，只用数字，从001编起，一直编到009。巧得很，石燕的父母所在的那个分厂编号正好是“007”，不过那个年代没多少人看过“007”的电影，也不读成“零零七”，而是按照据说是电信局的读法，读作“洞洞拐”。其他的分厂都用这种读法，“洞洞么”，“洞洞两”……反正都是“洞洞”。

这一招似乎很见效，厂子搬到小山沟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遭到过美帝苏修的狂轰滥炸，也没有被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搞到破坏，就是把那些工人和家属们憋得够受，待在那么一个上不沾天，下不沾地的鬼地方，不通公共汽车，不通火车，更不通飞机，进山出山都是靠厂里的汽车，孩子们都像《江姐》里面的小萝卜头一样，窝在那个小山沟里，很少出去见世面。

石燕就是在“洞洞拐”的子弟学校一路读上来的，小学和初中都没出那个山沟，读高中的时候，才算成了一只金凤凰，飞出了“洞洞拐”的那个山沟，不过也就是飞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，因为高中在另一个山沟里，从“洞洞么”到“洞洞勾”，所有考上高中的子弟都在那里读高中。

石燕在学校住读，每周回家一次。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，个个老师都喜欢她，个个老师都说她聪明，又听老师话，真是人见人爱。到了高二的时候，就有老师建议她跳一级，早点考大学。

那时已经不怎么兴跳级了，所以跳级就成了一个殊荣，她的父母都很兴奋，她也兴奋得不得了，全家人眼里都只有这个殊荣，基本上没功夫去想为什么要跳级，也没功夫推敲早一年考大学究竟有什么好处，更没想过跳级会不会有副作用，就这么欢天喜地、稀里糊涂地跳了级。

结果她那年高考考砸了。

第一天上午考完出来，她跟人对答案的时候，发现别人说的好些题她都没印象，跟人家核对了老半天，才发现她做漏了题。高考试卷是铅印的，两面都有题，但她以为跟学校油印的考试卷一样，只有一面有题，所以只做了卷子正面的题。早就做完了，但她不敢交，一直在那里检查，因为她知道如果交卷太早了，万一出了问题，她会悔恨终生的。

于是她捱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，但还是出了问题。她当时就呆了，恨不得跑回考场把试卷拿回来重新做过，那些题她肯定会做，如果给她机会，她肯定都能做对。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因为试卷是一考完就密封起来送走的了。

她不知道那天是怎么捱回家的，反正回家之后把这事一讲，全家人都呆了。她跟她妈妈都是呜呜地哭，她爸爸跟她弟弟就大眼瞪小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爸爸才镇定下来，跑出去找这个找那个，但谁也没办法挽回这一点。

这不啻于当头一棒，后面几天的考试，虽然她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想把剩余的考好，但遇到了这样的事，哪会不影响心情和考试状态？分数出来之后，她发现她跟什么A大B大的好学校是彻底绝缘了。



这事在那些“洞洞”中成了头条新闻，几乎人尽皆知，一个原因可能是太出人意料了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人本来就很眼红她的跳级，这下好了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。大家碰见她或她家里人都要说起这事，老师遗憾地说：“啊？你怎么这么粗心？连卷子反面都不看一下？老师不是说过要仔细，要仔细吗？”

她无话可答，老师的确是一再交待要仔细，要多检查几遍，不要急于交卷，交卷早，也没人给你加分，那何必要早交呢？要检查、检查、再检查。

她说：“我是检查、检查、再检查的呀，我也没有提前交卷啊，但是……”

刚开始她还解释一下，辩驳一下，但她发现越解释人家的批评就越重，越辩驳人家问得就越多，于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了，尽量躲着这些人就是了。但是“这些人”真多啊，有的不满足于在路上碰见说几句，还专程深入到她家里来教训她，教训她父母，顺便也教训一下她弟弟。教训她的还算是好心的，那些幸灾乐祸的人，完全就是到她家来嘲笑她几句的。

有的现身说法：“我每次不管做完什么试卷，都会从头到尾看一遍，数数有几道题，每题多少分，看能不能加到一百分。如果你那时跟我一样，把每题的分加一加，就不会漏题了……”

有的痛心疾首：“你怎么这么粗心？这可是‘一考定终生’的时刻啊……”

还有的挖到根子上去：“你先就不该跳级的，不跳级哪里会有这种事？你看我的孩子我就不让他跳级。是谁建议你跳级的？你应该告那个老师，他耽误了你的一生……”

说这话的人有很多当初也是竭力撺掇她跳级的，那时几乎没人不同意她跳级，有的家长还专门为这事到学校去扯皮，说学校偏心，怎么没让他们的孩子也跳级。但她也没用录音机把人家说的话录下来，所以现在也没法证明那些人当时是赞成她跳级的，也应该负一部分连带责任。

也有的不同意告老师：“怎么能怪人家老师呢？老师只让你跳级，又没让你只做卷子正面的题……还是要怪你们自己……”

还有更厉害的：“什么做漏了题啊，都是借口。考不好就承认考不好，还偏要找个遮羞布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……我早就说了，谁知道她平时的那些高分是怎么弄来的……现在好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就真相大白了……”

她的父母本来是想让她复读一年再考的，但是他们那个高中早已人满为患，根本不允许复读，如果她想复读就得到很远的县城去，不光要交一大笔钱，还要排队，像他们这样没县城户口的，还不知道排不排得上。

她自己是坚决不复读了的，现在就被人这么穷追猛打地教训，如果还去复读一年，那不得再听一年的教训？那还叫人活不活了？她决定就到录取她的C省师院去读书，学校远一点，也没名气，但总比待在这个小山沟里被唾沫淹死好，谁能担保复读一年就一定考得好呢？

于是在八月的一天，她由父亲陪着，仓皇逃到了位于D市的C省师院。

## 2

刚到C省师院的那段日子，石燕几乎每晚都躲在被子里哭。C省师院太让她失望了，学校没名气也就罢了，学不到东西也就罢了，本来她也没指望在这里成什

么大气候，只指望尽快熬过这四年本科，一毕业就考研究生，考到一个好学校去，扬眉吐气，从新做人。但C省师院的问题远远不只是没名气，完全像个充军流放之地，这四年怎么熬得过去？

C省师院的前身是D市师院，如今大学升级风盛行，两年制改三年，三年制改四年，培养为人师表们的学府也未能免俗，师范改师专，师专改师院，师院改师大，市办变省办，省办变国办，于是D市师院摇身一变成了C省师院。但名字改了，内部结构却没多大变化，仍然是那些老师，仍然是那些课程，虽然挂了个“C省”的大牌子，但也没把学校搬到C省的省会E市去，还是待在D市。

D市是个矿山城市，只市政府那块还像个城市，一出那块，就像进了矿山一样，路边全是一座座小山，而且是那种不长树的小山，整座山都是光秃秃的，山上是大片大片颜色可怖的石头。听说那些小山的内部都被采矿的掏空了，摇摇欲坠，经常塌方，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，雨水可以把半座小山带下来，活埋路上的车辆和行人。

D市的北面是煤矿区，不知道挖出来的煤块是供应给谁了的，但那些煤粉肯定是见者有份，因为D市上空永远都飘浮着灰黑的尘土。如果出门上街的时候刚擦过皮鞋，换过衬衣，那么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衬衣的领口啊袖口啊就都成黑的了，皮鞋却从黑色变成了灰色，头发那不用说，早就黏糊糊的了。

从煤矿区经过的时候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矿工，衣服黑糊糊的，手脸也是黑糊糊的，可以说比正宗非洲黑人还黑，但牙齿却不像正宗非洲黑人那样从头到尾的白，而是这里那里沾着煤粉，像斑马一样黑白相间。

不幸的是D市火车站就在那一块，所以石燕坐火车回家的时候就非得得到那片去不可。不用说，火车站也沾了煤矿的光，到处都沾着黑糊糊的煤粉，候车室是脏糊糊的，火车厢是脏糊糊的，车上的厕所那就更是脏糊糊的了。她每次去坐火车的时候，看着车站附近那些光秃秃的小山，看着山脚那些歪歪斜斜的工棚，就只想哭，不知道是为那些矿工哭，还是为她自己哭。

坐在火车上，她也是坐一路，紧张一路，因为同行的大多是矿工，从附近的乡下来矿山干活的。煤矿很少有女矿工，所以矿山基本是个“男儿国”。那些矿工看见了女人，不管你年纪大小，也不管你是丑是美，都会想方设法往你跟前凑。石燕第一次坐火车就差点给吓死，因为一路上不断有男人坐到她身边来，使劲挤她，还趁她打盹儿的机会摸她捏她，吓得她觉也不敢睡了，一直睁大眼睛，惊慌地看着那些露出斑马牙对她微笑的矿工。

她父母听说了火车上的情况，就不让她单独坐火车回家了，他们找熟人，走路子，每次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找辆车来接她，开学的时候又想方设法找辆车送她回学校，当然都是货车，就是那种“解放”牌大卡车，因为她父母没本事搞到小车，不过她已经觉得很舒服了，至少不用担心有人摸她捏她。

她从前总觉得“洞洞拐”那小山沟贫穷落后，闭塞不堪，一心只想逃离那个地方。但她在D市待了一段日子，再回到“洞洞拐”的时候，觉得那条小山沟真是山清水秀啊，什么地方都像水洗过了的一样干净。极目远眺，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；登山鸟瞰，可以看到厂房农田，绿树红花，真的是风景如画。不像D市那边，总让你怀疑自己的视力有问题，因为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。

她每次还没放假就在盼望着回家，快开学了又舍不得离家返校。D市对她来说，就是个流放地，能在那里少待一天，就少待一天。





D市的南面是D市钢厂，钢厂周围是工人们的居住区，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“钢花村”，但那里的工人宿舍又老又破又小，那些街道既狭窄又肮脏，一下雨遍地泥泞，得穿高筒胶鞋才能在那里行走。有次学校停了几天水，石燕跟一个家在钢厂的同学去厂里的澡堂洗澡，刚好碰上下雨，她跟那个同学洗完澡，一路泥泞地口回来，结果比不洗还糟糕。

钢厂也是一个“男儿国”，很少有女工干钢厂的，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，肯定不会下车间，而是在办公室工作，早就被厂里当官的抢跑了，所以钢厂的男青工们也比较“饿”女人，看见有年轻女孩经过，就会大起胆子上来调笑，女澡堂也经常被人挖了洞偷看，搞得石燕再也不敢去钢厂的澡堂洗澡了。

不去这些地方，不等于就跟这两个地方隔绝了，因为煤矿和钢厂是D市的经济命脉，D市就是因为这两者而兴起的，所以可以说D市就是煤矿和钢厂，煤矿和钢厂就是D市。像师院什么的，完全是外来的，或者多余的。D市没有师院可以存在，但D市没有煤矿和钢厂就不存在了。

所以D市人大多是煤矿和钢厂的工人，或者他们的家属。D市人很“欺生”，好像把D市当成自己的王国一样，对待外地人就像对待侵犯他们领土的异邦异族，有种天生的仇视。D市离C省的省会E市只一百多公里，但D市人说话的口音就跟E市人完全不同，转弯抹角，忽高忽低，不仅土气得要命，还给人又凶又冥顽不灵的感觉。

但D市人偏偏像捍卫自己的国土一样捍卫自己的口音，虽然他们去了E市也竭力操一口E市话，但你外地人到了D市，免不了受到刁难。到商店买个东西，如果你讲普通话，售货员觉得你卖弄；如果你讲自己的家乡话，售货员觉得你老土；如果你操一口D市话，售货员又以为你在嘲笑他。总而言之，石燕每次去市里买东西都不顺利，后来她就不怎么敢去了，她作为女孩子的唯一的娱乐和享受也被剥夺了。

不去市里，就蜗居在学校里，日子也不好过。石燕的寝室里住着十六个女生，八个高低床，把半个教室改成的寝室挤得满满的。学校的澡堂只在冬天开几个月，周一、周三开给女生，周二、周四、周五开给男生。澡堂里没厕所，但人们进了澡堂，听见哗哗的水声，又让热水一激，就特别想拉尿，于是大家都是就地解决，搞得澡堂里永远有股尿骚味。夏天澡堂不开，大家都是在自己楼里的厕所里洗澡，每层楼的厕所里有两个厕坑给填起来了，做成了洗澡间，供大家冲澡用，但楼里没热水，要自己去开水房打了热水，提回来兑了冷水冲澡。

学校食堂的伙食也很糟糕（不糟糕就不叫大学食堂了），石燕以前在高中住读的时候，伙食也不怎么好，但她每周都可以回家去带些菜来吃，现在离得远了，没办法经常回家带菜了，只好吃食堂伙食。也算因祸得福，她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。

那时想到要在C省师院待四年，她心里就充满了绝望，恨不得退了学回去复读，特别是一年之后她听说有几个去年没考好的同学，跑到外省亲戚家住着，在当地的高中借读一年，今年竟考上了赫赫有名的A大、B大、E大，她悔之莫及。早知如此，真不该到这里来读书的。人家读了这一年，进了名校。她也读了一年，但不过就是从D大的大一读到了D大的大二。

她想退学，然后跟那些复读的同学一样，找个亲戚家住着，到那里去参加高考，就当她那级没跳吧，再考一次年龄应该还不算大。但C省师院为了保证中学师资，对学籍管理有很严格的规定，学生没有正当理由一律不准退学，如果擅自离校

的话,以后永远不准参加高考。她打听了一下何为“正当理由”,结果发现几乎没有哪个理由是正当的,除非你得了不治之症,命在旦夕。

这一下彻底完蛋了!她感觉就像一不小心跟人签了卖身契约,从此被人卖进了窑子一样,而且这个窑子还不是一般的窑子,完全是官办的窑子,你有钱都赎不了身。即便你私自从窑子里逃出去,也没人敢收留你,因为官府已经跟各方面打过招呼了,就像在你脸上烫了金一样,谁都知道你是从官府的窑子里逃出来的,谁都不敢收留你,最终你还得乖乖地回到官府的窑子里来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!

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考研究生,唯一的诉苦对象就是黄海,因为黄海也跟她一样苦大仇深,有倒不尽的苦水。但在石燕看来,黄海的苦简直算不上什么“苦”,考上了A大,住在F市那样的大城市里,A大的校园又那么美丽,他还有什么痛苦的?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是她去了这么好的大学,她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,还诉个什么苦?

她估计黄海也在心里骂她“无病呻吟”,可能在黄海看来,她又没遭产钳夹一家伙,脸部的骨头又没被夹变形,又没经历失恋的打击,她苦个什么?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他长得跟她一样,他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,还诉个什么苦?

她一方面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无法沟通遗憾,一方面又尽情利用这种不能沟通,因为她诉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谁来理解她,安慰她,而是出出气,图个嘴巴快活。如果有名校生来安慰她,开解她,她可能会心生反感:“你当然想得开口,反正又不是你窝在这么个破学校里,高调谁不会唱?等你落到我这个境地了,再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对待这一切。”

但如果是破校生来安慰她,她又会觉得惨不忍闻,燕雀安知鸿鹄之志,考上一个破校就自满自足了?那今生还能有什么大造化?

于是她跟很多同学都慢慢疏远了,但跟黄海却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。仔细想想,可能是因为别的同学都是诉甜,只有黄海才是诉苦。诉甜的同学进的学校都比她好,所以每当那些同学讲起自己学校的事时,她就很难受,好像人家在向她炫耀一样。

她打不起精神来给他们回信,回什么呢?也把自己的学校生活讲一通?有什么好讲的?就算好上了天,也只是个C省师院,怎么能跟A大B大E大们相比?更何况还没好上天,而是坏下了地。她不想昧着良心把自己的学校夸一通,谁跟谁呀?难道别人还不知道你这学校有多么破吗?她也不想信里对别人的学校表示羡慕和嫉妒,更不想对别人的学校由衷地赞赏几句。总而言之,她不想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比C省师院好的学校,不幸的是,她已经知道一些了,那她至少不想一遍遍听人描述那些学校的好。

她常常是拖好久才回信,回也只简简单单说两句,还常常是不回。慢慢的,大家就不给她写信了。到大二的时候,她那些考进了名校的老同学只剩下黄海还在跟她通信了。

这让她好有一番感慨:以前总听说“穷居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”,那时还以为人们真的是这么趋炎附势,巴结富人呢。现在看来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穷人不是没人问,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去“问问”穷人的,至少可以向穷人炫耀一下自己的财富,但穷人不想跟那些富过他们的人来往,免得相形见绌。而富人住在深山里,他那大房子和万贯家财如果不拿出来显摆一下,有谁知道?当然要竭力邀请



大家去他那里玩，于是就显得大家都愿意跟富人打交道了。

她现在是“穷居深山”，所以从主观上客观上都不愿跟人来往。黄海是她跟名校之间唯一的交往，因为黄海写给她的信很特别，从来没安慰开解过她，每次写信基本都是自说自话，上来就诉苦，诉完了就结束。后来苦诉得差不多了，他们的通信就慢慢脱离自己，脱离现实，变得像社论一样，都是泛泛而谈，诉苦不再是诉具体的苦，个人的苦，而是诉抽象的苦，大众的苦。黄海一般是诉丑人的苦，而石燕就诉充军的苦。两人嬉笑怒骂，恣意妄为，就像是在写日记一样，仿佛唯一的读者就是自己。

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电子邮件，两人的通信都是手写邮寄，所有的信件都是送到宿舍楼的看门人那里，然后收信人自己去取。于是大家都知道石燕有个在名校读书的男朋友，她声明了几次，说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说如果不是男朋友，谁还有那个闲心每周写封信来？

大家都很羡慕她有个名校男友，但大家都不看好这件事，说像他们这样一南一北的，男友迟早会把她丢掉，因为男人花着呢，尤其是这种身居闹市的名校男友，身边该有多少女生围着呀。

她懒得跟那些人解释，也不再声明黄海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反正离得这么远，黄海就只是一个名校生，雷打不动地一周一封信，多么浪漫，多么诗意啊！

大家一致认为她的男朋友长得很 HANDSOME。那时还不流行“帅”这个词，女生中间也没人敢承认自己好色，所以连“英俊”这样的词都不好意思用。仗着都是学了几天外语的，凡是说不上口的话一律用英语代替，让英国佬们去脸红。所以大家都说她的男朋友很 HANDSOME，可惜班上的同学有很多都发不准这个 HANDSOME 的音，听上去就像是“憨傻”一样。

石燕有了黄海这个“憨傻”的名校男友做挡箭牌，省了不少麻烦，她那些男同学就知难而退了，所以她在四年，追求过她的男生不超过三个。一个是因为信息不灵通，追了两下才听人说起她的名校男朋友。还好，那人知错就改，校正了自己的准星，调转枪口打别人去了。另一个是个愣头青，傻大胆，偏不信什么名校生的邪，抢上来追了一通，但坐了几次冷板凳之后，也就逃之夭夭了。还有一个是个有老婆的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来打她的主意，被她上了一通道德课，还威胁说要告诉他老婆，结果那人跟她反目成仇了。

她就顶着个“名校憨傻男友”的光环活在别人的羡慕与嫉妒里，时间长了，连她自己也糊涂了，感觉真的有个名校生在追她一样。她给黄海写信的时候，常常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而她就坐在那里，用笔跟他交谈。她读黄海来信的时候，也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拍片忙了一天，到晚上还记得坐下来给她写几句，她心里就有种甜甜的感觉。

大家猜测黄海长得很“憨傻”，可能是因为他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因为大家对黄海的了解，也就是他的字，而且是信封上的那几行字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黄海写一笔流利的行书，不管写多少页纸，从头到尾都是那么漂亮。但她就不同了，她写的字没有什么体，要说有体的话，那就是她自己的“石体”。而且她写字有个毛病，一开始的几行写得又工整又漂亮，但越往后，她的字就越马虎，结构越来越松散，字体越来越大，每次到了落款的时候，她的字几乎已经完全认不得了。

她经常对黄海抱歉自己的字，说不知道怎么的，写着写着就写乱了。

黄海分析说：“有的人才思如涌，笔跑得没思绪快，所以会越写越‘飞’。还有的

人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，一板一眼。这样的人可能从头到尾都能把字写好，但他们的思维显然不如前一类人敏捷。”

这个分析让石燕非常开心，后来就更有理由写得飞沙走石了。

每周收到黄海的信，每周跟黄海写信，好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她从来没盼望过黄海的信，因为他在信里也没讲什么非知道不可的新闻，或者什么非听不可的诉苦，而且她知道他每周都会写封信来，所以她有恃无恐。再说她也根本不关心黄海在想什么，不担心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就算他什么时候停止给她写信了，她也不会觉得遗憾。

突然有一天，她收到黄海一封信，说他自从听了她对D市煤矿和钢厂的描述，就对这两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现在他马上要到D市来做社会调查，问能不能顺便到C省师院来看看她。

她就像叶公听说真龙要大驾光临一样，吓傻了。

### 3

石燕不知道那位好龙的叶公如果提前知道真龙要来造访他，会是个什么反应，估计叶公没这么好的运气，因为龙们不讲这些礼节，或者龙们没这么好的通讯工具，总之在石燕的印象里，叶公是被真龙“不期而访”的，虽然突然了一点，对叶公的心脏肯定没好处，但也省掉了叶公事前的焦虑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考虑答应不答应让真龙来造访自己。

她觉得她现在的境况比叶公还糟，因为她事前就得到了通知，说她的“真龙”要来造访她，于是这责任就落到她头上来了。她不得不作出决定，到底让不让黄海到师院来看她，如果让的话，会是个什么后果；如果不让的话，又会是个什么后果。

作为同学，特别是作为一直保持通信的同学，又特别是作为激发了黄海这次社会调查热情的同学，照说她没理由不让黄海到师院来看她。但她怕黄海在C省师院这么一露面，就会打碎她在同学们心目中的那个光环，大家肯定要议论纷纷，说“难怪一个名校生会这么勤勤恳恳地追你呢，原来是因为长得这么丑”。她那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肯定会一天到晚在她耳边嘀咕，叫她跟黄海断绝来往。

那她怎么办？向大家声明黄海不是她的男朋友？好像已经太晚了。如果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她以前怎么不声明呢？现在来声明，肯定没人相信了，所以这次是跳进“黄海”都洗不清的了。

她想叫黄海别来师院看她，但她又说不出口。用什么理由？说她很忙？要出差？身体不舒服？好像什么理由都没用，黄海是来搞社会调查的，在D市又不是只呆一天两天，她哪能那么忙，连周末都抽不出空？出差也不能出那么久的差，说身体不舒服更糟糕，他更要过来慰问她了。

她犹豫了好几天，没能想出一个答案，搞得连信也没回，结果黄海的下一封信就到了，只字没提到师院来看她的事，还是跟往常一样，讲些七七八八，把她搞糊涂了，以为他上封信里根本没提什么来看她的事，是她自己看走眼了。

她把上封信找出来看了几遍，的确是有要到师院来看她的说法，但怎么这封信一点没问起呢？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是因为黄海已经从她的迟迟不回信上猜出她的心思来了，所以自动地不谈这事了。她很内疚，觉得这肯定伤害了他的自尊



心。试想,如果她因事到 F 市去,对他说要顺便去 A 大看看他,而他迟迟不回答说行还是不行,那她会怎么想?肯定是伤心死了,肯定会觉得他是怕她这种破校生丢了他的人。

可以这么说,如果黄海这个名校生长得一表人才,那她拒绝他的来访就问心无愧了。问题是如果黄海长得一表人才,那她又为什么要拒绝他的来访呢?说来说去,她还是在嫌他太丑了。

她坚苦卓绝地思考了好几天,最后大义凛然地决定让他来师院看她,不然的话,不光伤了他的自尊,还显得她自己有点怪怪的。如果她只把他当一般同学,那她怎么会担心他的长相难看?难道做同学还有长相的要求?这不分明是说她把他当男朋友了吗?那他不是要在心里笑她自作多情了吗?

于是她横下一条心,邀请黄海来师院玩。

黄海收到她的邀请后,既没显得欣喜若狂,也没追问她为什么迟了这么些天才回信,只问她需要不需要从家里带什么东西来,因为他会先回家一趟。如果她有东西要带来的话,他就到她家去拿,顺路的事,挺方便的。

她本来想叫他从她家里带些菜来,但她怕她父母知道黄海要来师院看她,就以为她在跟黄海谈恋爱,把他们急死了,所以说没什么东西要带的,不麻烦他了。

那些天,她就像个等待处决的死刑犯,每天都在心情矛盾地计算着日子,既想这一天快点到来,又怕这一天会马上到来。到了黄海抵达 D 市的那天前夜,她焦虑过度,一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发现自己眼圈发黑,萎靡不振,便逃了课,躲在寝室里补觉。

一连逃了两天课,黄海都没出现,她有点生气了,干什么呀?知道不知道惊人犯规?说了来又不来,把人家当猴把戏耍?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把黄海当回事了,或者说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黄海其实不过是出于礼貌随口说说,并不一定是真的要来造访,更不一定是一到 D 市就要来造访,反倒是她,潜意识里觉得黄海是在追她,肯定急切地想见她,所以她才在那里拿腔拿调,担心他丢了她的面子。现在看来都是她自己在自作多情,人家黄海根本没把她当回事。

现在她有点后悔,早知道是这样,就不必担心什么伤害他的自尊心,直接就把他拒绝了好了,也不会有这些麻烦。

她这样气呼呼地过了两天,收到了一封寄自本地的信,没回邮地址,只有一个简单的“本市”,笔迹也有点生疏。她打开一看,里面的笔迹还是很熟悉的,一看就知道是黄海寄来的,说他到了 D 市,住在 D 市钢厂第二招待所里,想请她吃顿饭。如果她同意的话,请她明天下午五点到第二招待所去,他会在四路车站那里等她。

她一下子如释重负,早知道他是以一种“悄悄地进庄,打枪的不要”的方式来看她,她这几天就不用烦恼了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?既能跟老同学见面,又不会让大家知道。怎么她先前没想到呢?

不过她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,不知道他这样安排是不是猜出她不想让她的同学看见她跟他在一起。不管他猜出了没有,她的心里都有点感动,也有点惭愧,因为他显然很顾全她的面子,不让她的同学看见她跟一个很丑的男生在一起。她想,如果他因为她是个破校生就觉得跟她在一起丢脸,她肯定气死了,永远都不会理他了。

她决定去赴约,反正钢厂招待所也没谁认识她。不过她决定坐十五路车去,在

离四路车站两百米远的地方就下车，然后走到四路车站去，先离老远地观察一下黄海，看看自己的反应，也看看周围群众对黄海的反应。如果她能忍受他的丑，能忍受群众对他的诧异和恶评，那她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，陪他吃饭；如果她没法忍受这一切，那就干脆不露面，事后再扯个什么理由搪塞过去。

到了约会的那一天，她略微打扮了一下，就悄悄溜出学校去，走了好长一段，才坐上了十五路车。她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离四路车站不远的那个站下了车，慢慢往四路车站走。大约还隔着几十米，她就看见了黄海，因为他老老实实地站在四路车站那个脏兮兮的站牌旁，而其他等车的人都按D市的惯例，早就挤到街上去了，形成了一个半圆，好像在夹道欢迎公车的到来。黄海一个人显得“鹤离鸡群”，独自陪着被大家遗弃的站牌。

石燕离得远远地就停下了脚步，站在一棵树旁观察黄海，第一次发现他很适合远观，特别是从他的右边远观，因为他的身材很挺拔，右边的脸也不错，如果不从正面看他那凹陷的左脸，他其实可以称得上“憨傻”了。她就站在那里打量他，感叹地想，如果他出生的时候没有遭产钳夹那一家伙，那他左边的脸也会像右边一样“憨傻”，那该多好啊！

不过，她很快就嘲笑自己说：别想得太美了，如果他没遭产钳夹一家伙的话，那他就是才貌双全的名校生，恐怕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这里来等她了，他那名校的女生就够他挑花眼了。

她正想上去打招呼，就看见一辆四路车开过来了，等车的人一拥而上，也不管下车的人如何扯着嗓子大喊大叫，都一个劲地往上挤，挤得下车的下不了，上车的不上了，只听一片骂娘声。

她看见黄海也挤到车边去了，大概是想看看她在不在车上，她有点感动，想喊他一声，但车门那里闹哄哄的，想必喊了也听不见。还没等到上车下车的各就各位，四路车就开动了，车门那里仍然挤着一群人，也不知道是上车的还是下车的。司机对这一切想必司空见惯的了，也不管车门关了没有，自顾往前开，把门边贴着的人一路甩下去，但开出老远了，门上还坚韧不拔地贴着好几个人，像玩杂技一样。

她看见黄海跟着四路车跑了一段，看看追不上了，才停下脚步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她走了上去，问：“没挤上车？”

他转过身，跟她四目相对了一秒钟，如释重负地说：“你……下了车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怕你……没挤出来……被车……带跑了……”

她开玩笑说：“老早就挤下来了，在D市呆了这么久，不会挤车还行？”

他很佩服地看着她：“你……真不简单……我在D市……根本上不了车……”

她只跟他四目相对了一秒钟，但就那一秒钟，就把刚才她远观得来的美好印象破坏了。他左边的脸那么不讲客气地凹了下去，把他整个脸的对称全都破坏了。她不禁又在心里感叹了一下：如果没有那一产钳……

他好像察觉了什么，把左脸别了过去，提议说：“前面有个小餐馆，比较……清静，我们去那里吃饭吧。”

她没反对，跟着他往小餐馆走，他边走边讲他社会调查的事，她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。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跟一个男生单独出去吃饭，有点不习惯，但也不是太尴尬，只有点怪怪的，好像他不是男生一样，当然也不是女生，而是一种什么介于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动物。她跟他在一起，不像跟女生在一起那么自然，但也不像跟男生在一起时那么不自然。



他们在餐馆坐下之后，点了菜，然后开始等出菜，这期间黄海一直在讲社会调查的事，石燕虽然也很礼貌地哼哼哈哈，但她其实没听进去多少，只记得好像他说钢厂领导对他戒心十足，专门带他去一些“面子工程”，现在他才明白当年的皇帝老倌们为什么要“微服私访”了。

不知道是他有意安排，还是她有意选择，亦或是巧合，她正好坐在他的右边，而不是对面，这样她就看不见他左边的脸，只看见他右边的脸。他也好像知道自己是个“半边美人”，即使是跟她说话，他也没把整张脸都转过来朝着她，所以她只看见他那“憨傻”的半张脸，还有他挺直的鼻子，像三八线，或者柏林墙，把他的一张脸隔成了两个世界。

他一句都没问她学习上的事，可能知道她不喜欢自己的学校。他也没问她生活上的事，可能不方便问，所以他基本是在讲这次社会调查的事。她本来不是很关心他的社会调查，但他讲得很认真，很动情，她也受了感染，关心起他的社会调查来：“你……怎么想起跑这里来搞……社会调查？”

“是受了你的……启发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我这几个暑假一直在东跑西跑搞社会调查，为几家报社写稿，有的稿件发表了，有的被枪毙了，说是‘过多暴露了阴暗面’……”

她打抱不平：“有阴暗面，为什么不让暴露？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不过我仍然在争取，一家报社枪毙了，另一家报社也许会发表……”

“你……又不是学新闻的，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……搞这些？”

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，去了一个叫‘望家岗’的乡村，看到那里的人生活很……艰苦，孩子没学上，就想替他们做点什么，结果我写的一个小东西被报社发表了，引起了上面的重视，派了人下去调查，还从邻村抽了一个老师到那个村去教学……”

她由衷地嘉许道：“你真了不起……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没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听说那个被派去的老师吃不了那个苦，宁可不要这份工作了，也不愿意待在那里，所以很快就跑掉了，大概还在心里骂我惹事生非，害得他丢了工作……”

她开玩笑说：“可能他骂你马列主义打电筒，光照别人，不照自己，既然你这么同情那些没学上的孩子，怎么你自己不去……”

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：“我是想到要去那里教书的，但是……我觉得那样只能解决一个‘望家岗’的问题，但我们国家像‘望家岗’这样的乡村太多了，光我一个人扎到那里去教书，是不能解决大问题的……”

她好奇地问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改行做记者，到那些地方去调查，为那些地方的人呐喊，让整个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，知道他们的境况……”

她感觉他有点太理想主义了，但她不想这样说他，只担心地说：“你……又不是学新闻的，跑去当记者……行吗？”

“只要想当，一定行的，已经有两家报社愿意用我了，还有的报社虽然不能给我一个正式的职位，但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很感兴趣，愿意发表……”

“你……不能业余为他们写稿吗？我觉得你……把自己的专业放弃了……还是很可惜的……”

“写这样的报导，光靠业余时间是没有办法写好的，我得花很多时间下去调查，

取得第一手资料……”

“那你……学位还拿不拿？”

“拿不拿都无所谓……”

她着急地说：“我劝你还是把学位拿到手，好不容易考进了这么好的学校，又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些年，怎么能说不拿学位就不拿学位了呢？”

“你记得不记得鲁迅的故事？他曾经是学医的，但他最后决定改行搞文字，用笔来唤醒麻木沉睡的国人……”

她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他，只在心里说：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国家真不应该让你这样的人去读名校，浪费了一个名校的名额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给我去读。

## 4

石燕忍不住问：“那你是准备像鲁迅一样……放弃自己的专业了？可是鲁迅他……”

黄海饶有兴趣地看着她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鲁迅那样的才华，放弃了专业，也不能做出什么来？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现在也不是鲁迅那个年代，他那时可以靠……自由撰稿来生活，现在你……如果没有一个单位……你很多事情都办不成……恐怕户口都成问题。”

“我爸妈也是这么说，”黄海赞许地说，“别看你小小年纪，考虑问题还挺周到呢，比我强。”

她有点不好意思了：“哪里，我不过是……作为一个旁观者……再说我也人……比较胸无大志……”

他没对她的这个自我评价说什么，只说：“那我听你的，还是把学位拿到手，先找个单位再说……”他突然话锋一转，“我到你们学校来教书怎么样？”

她急了：“你到我们学校来干什么？我马上就毕业了，毕业了我就到别处去了……”

他轻轻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她意识到自己有点露了马脚，他说到C省师院来教书，又没说说是为她来的，她毕业不毕业，离开不离开，关他什么事？这不说明他认为他在追她了吗？她马上声明说：“我的意思是说……我们学校太破了……你……这么有名的大学的毕业生……到这里来太可惜了。连我这个C省师院的人都不愿待在这里，你……还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她不知道这番话是否把马脚遮住了，但至少他没再那么微笑了，而是关心地问她：“那你毕业后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考研究生，去个好点的学校，把自己的……档次提高一点……”

“那就考A大吧！”

她还真没想过考A大的研究生，她觉得A大的教授们肯定是很看“出身”的，他们怎么瞧得起她一个C省师院毕业的人？但是她也不想到C省师院之类的学校去读研究生，本来就是为洗刷C省师院的“耻辱”才去读研究生的，如果又考个C省师院之类的学校，那有什么用？





她这有点像是“高不成低不就”了，所以她心里瞄准的，是E大之类的学校，也是国家一流，但没有A大那么“一流”，应该算是全国前五名吧。即便是E大，她都没什么把握，所以她同时还瞄准了同在E市的G大，是个师范大学，也比较有名气，但比不上E大。

她嗫嗫地说：“我哪里考得上A大？别做梦了……”

“怎么是做梦？我觉得A大很多人都比不上你……”

“你瞎说，你们A大招的都是各省各市的状元，还能比不上我？”

他急了：“真的！你别看他们是各省各市的状元，其实都是靠运气，读起书来，真的不如你。我跟你一起读了几年书，对你是很了解的，我跟他们也一起读了几年书，对他们也是很了解的，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？真的不如你……连我都不如你……”

这话即便是撒谎，听上去也挺舒服的，更何况黄海说话的神情是绝对真诚的。石燕心里滋滋润润的，但嘴里还在反驳。

黄海打断她说：“就这么说定了，考A大的研究生。只要你想考，你一定能考上。你想考什么专业的？我回去就帮你打听消息搞资料。”

她连忙推托：“别搞，别搞，我还没想好呢，我真的不敢考A大的研究生……”

“你怕什么？我说你能考上，你就肯定能考上！”

“那你们A大的教授……会不会……歧视外校生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A大正想杜绝近亲繁殖呢，就是想招外校生。”

她心动了，犹豫着说：“那我就……试试吧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我也考A大的研究生……”

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好像听到了什么爱的表白一样，垂下眼睛，用手指在桌上划来划去地不说话。黄海声明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……鼓动你考A大的研究生，就像赛跑的时候陪跑一样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促进一下……”

她的头垂得更低了，心也有点怦怦跳，觉得他太聪明了，太会察言观色了，她心里的每个想法，他都猜得出来。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，就勇敢地抬起头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想把你的前程耽误了，你不是要去当记者的吗？”

“我是想当记者，但是我……考研究生也不影响当记者呀，我可以业余为报社写稿。正好我爸妈都想我考研究生，这下他们……高兴了……”

那天他送她回学校，她叫他只送到车站就行了，他没反对。两个人一起走到四路车站，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，但还有十多个人在等车，仍然是站在路中间等。过了一会儿，车来了，其实车里挺空的，如果一个一个上，可能都能坐上位置。但D市人好像挤惯了车，不论多少人，都是不排队的，而是拼命往上挤，而且是不等下车的人下车就挤起来，结果搞得分外混乱。

石燕平时没怎么挤公车，也不想在海黄面前显得太不“淑女”，就等在后面，想等人家都上车了再说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她上车，司机就把车开走了。她喊了两声，司机也没停车。她气昏了，差点追着汽车大骂司机一通。

黄海走过来安慰说：“没事，我们等下一趟。可能司机见你没跟着挤，以为你不上车。大概这就是D市的风俗，我们还是入乡随俗，下一趟也跟着挤吧。”

下一趟车搞到十一点左右才来，这次等车的人更多了，可能是因为钢厂上中班的工人下班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是末班车了。等车的一个个都是归心似箭、摩拳擦掌的样子，大有不挤上车不罢休的气势。石燕没办法了，只好放下淑女的架子，跟着去挤车。她发现黄海也跟她后面，她问：“你……也上车？”